



童話劇

紅珠女

樊粹庭編

長安書店出版

前 言

“紅珠女”的編写是根据民間傳說鵲蚌相爭的故事重新組織成的一個童話劇。大意是強暴的鵲鳥精向蚌仙掠奪寶珠，并破坏他們美滿的家庭生活，蚌仙堅強不屈，奮鬥到底，終於戰勝匪類，擒獲鵲精，夫妻重圓。

本劇的表演文武兼重，已由西安市獅吼予劇團于1958年排出上演，巡迴各地演出很受觀眾歡迎。其他劇種亦曾將此劇搬上舞台，效果良好。

現在根據各地觀眾的意見，重加修改，由長安書店出版，然而我個人的水平有限，修改的是否恰當，希望大家多加指正！

樊 粹 庭

1969.9.21

場 次

第一場	救	蚌	第二場	收	徒
第三場	成	婚	第四場	困	聚
第五場	暗	害	第六場	逼	獻
第七場	勝	利			

登場人物

趙 海——前趙海十五歲，後趙海十八歲。

(小生)

趙 江——三十餘歲。(丑角)

方 氏——二十八歲。(貼旦)

紅 珠 女——十八歲。(文武花衫)

羽化道人——四十歲。(武淨)

貓頭鷹怪——(武丑)

各種烏精五人——(武行)

小蚌仙四人——(武旦)

蚌形一人。

梟形一人。

鵝形一人。

狼形兩人。

紅珠女

第一場 救 蚌

地 点：某海岸，一边临海水，一边靠山麓。

時 間：某日午后。

人 物：蚌形，鵲形，赵海，赵江，方氏，紅珠女，羽化道人。

幕 启：〔在幽雅的音乐声中幕启，现山麓下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水。〕

（一个可爱的蚌，正在海边曝阳，露出可爱的一个紅珠戏耍。由山石旁飞来一个鵲鳥，落在石崖上，伸头探脑的羡慕蚌的紅珠，终于奋翼向前攫取，蚌聞风声急收藏起来，鵲鳥不肯罢休，鵲蚌相斗。鵲頂毛受伤飞去，蚌亦縮进海水中。）

（一个居住东海边活潑愉快的儿童赵海，一手持竹竿，一手提着籃子走上來。看起来他不过十四五岁，蹦蹦跳跳的走到海边捞虾。）

赵 海：（唱）

藍藍的天綠綠的地，紅騰騰的太陽偏了西。

无风起浪是海水，空中海鳥往来飞。

海水激石浪花起，水珠濺湿我的衣。

螃蟹剛要爬上去，浪花一打又落水里。

蝸虾也长許多腿，（捞虾）今日遇我你的命运低。

人們拿你作虾米，都只为海边捞你不費力。

（边唱边捞，很滿意的坐在石上休息。）

今天好运气，捞的不少，可够我哥哥下酒了。

（自言自語的說着，却无意識的从怀中取出一个“索喉”。）

我喜爱玩它，哥嫂偏不让我玩它，您总擋不住我出

来玩它。

（吹介，引誘蚌慢慢的浮到海边窃听，入迷地一劲也不动。这时贪婪的鵝鳥又来算计蚌的宝珠，猛然袭击，把蚌衔起。蚌发出“吱吱”的哀救声，惊动了赵海，赵海赶紧把“噪吸”放入怀中。心中对蚌发出无限的同情，顺手以竹箴縱投擲鵝鳥不中，又以竹籃子投去，鵝鳥才放下了蚌，振翼飞去。蚌亦隐没水中。）

赵 海：（唱）

可恨鵝鳥太强梁，不該要将蛤蚌伤。

有我在此你休妄想，那会有你（指鵝）沾的光。

（出了气，但回头一看箴籬、籃都沒有了，急看水中箴籬和藍子都被海浪卷沒去了。他着急的想奔入水中去捞，又止。）哎呀！（唱）

赵海着了慌，竹籃漂蕩蕩。

箴籬看不見，漂进了东海洋。

（泄气、白）打吧！投吧！咋回家，哥嫂非打死不可。（唱）

一时我把捞虾忘，箴籬籃子投远方。

回家怎对哥嫂讲，挨罵挨打也应当。

（蹲下捧着头发愁）（赵海的嫂子方氏上）

方 氏：（唱）

这个孩子叫人气，捞虾这时不見归。

一点正事不会干，拿着喇叭胡乱吹。

一边寻来一边喊，

（夹白）赵海！赵海！（見赵海正蹲下）咦！（唱）你不回家做啥哩？

（白）哼！你这孩子真淘气，你哥哥回来啦，等着你把虾捞回下酒哩，想不到你在这里玩蚂蚁哩，回去又得挨打。捞的虾呢？交給我拿走，你就蹲在这

里玩到明天吧。（伸手要）

赵海：嫂嫂！我把箢篋竹籃都丟了。（很难为情的）

方氏：啊！（惊怒）（唱）

你真是个窝囊廢，教你撈虾丢东西。

--巴掌下去摠死你，（打海）

我問你是咋丟的？

（白）說：

赵海：嫂嫂！（哭）（唱）

想一想是不对，（很难为情的訴着）

嫂嫂饒我这一回。

看見老烏吃蛤蚌，是俺一时着了急。

摸着东西投出去，沒管三七二十一。

老烏撒蚌腾飞起，才看見是箢篋竹籃漂水里。

想去撈沒主意，大浪一翻撈不及。（哭）

方氏：好气呀！（大怒）（唱）

听說一遍更生气，（挽袖）

我不打你还打誰？

今天我要拚了你！（方氏抓着赵海乱打。）

赵海：嫂嫂！我再不敢啦！（哭）

（赵江喝醉了酒东歪西倒的上。）

赵江：（唱）

吵吵鬧鬧为啥哩？

（白）別打啦！別打啦！我立等着烹虾下酒，你們却在这打鬧起来了。咳！回去吧！（拉方氏，海蹲下哭）

方氏：（气喘着）他呀！（念）

他上午出来撈螞虾，太阳快落不回家。

等作酒菜来找他，他蹲在地上划泥巴。

我問他为啥不回去？

（白）他說啦！

赵江：他說啥？

方 氏：（念）

拿簪簋子打水鴉。

一个水鴉沒打着，掉在水里白糟蹋。

这孩子早就該挨打，

赵 江：（念）

气的赵江怒火发。

找块石头我砸死他，（寻了一块大石头搬在手中。）

赵 海：哥哥！（見狀怕，縱身逃下）

方 氏：使不得！使不得！（拉江）

赵 江：（念）別拉！別拉！你別拉！

方 氏：（音）別砸啦！跑啦！

赵 江：（看）小海！小海！小海回来！

方 氏：看看你那好兄弟吧！（嘲笑）

赵 江：哼！（泄气的把石块丢在地。）

方 氏：算啦！別生气啦！走。（拉江）回去吧！

（拉着仍含醉意的赵江同下）

（这时蚌形又露出海岸，一个很美丽的少女由蚌壳中出，蚌形下。这少女即紅珠女，立在岸上四顾，似在寻觅赵海。）

（鷓鴣鳥立在崖上眈視。紅珠女急跳入海水中。鷓鴣鳥自崖上飞下，轉眼化为一个白衣道人——即羽化道人。他趋步追視紅珠女入海，繼而悵然下。）

（幕 落）

第二場 收 徒

地 点：在深山的叢林中。

时 間：月夜。

人 物：鵝形，鳥形，羽化道人，猫头鷹怪。

幕 启：（二道幕外，）

（鳥形在日光之下，縮首縮尾的上，二目如瞋，躲躲

藏藏の走过場，下)

(羽化道人在內唱一句：“好珠宝”后上。)

羽化道人：(唱)

想夺蚌精的好珠宝，怎奈她比我的道行高。

吞下紅珠永不老，騰云駕霧列仙曹。

今日趁她听迷了，銜着她的腰向上吊。

那一籃子真可恼，打掉了我的头上的毛。

这个紅珠我定弄到，

(白)蚌精啊！(唱)

叫你早晚难脱逃。(下)

(二幕开，現夜景，月色蒙朧。树林阴翳，鵲鳥形正臥在一个树枝上寐。梟形出自同一树上，作怡然自得狀，又作驕傲狀，复作覓寻食物狀，繼而見鵲鳥臥樹上大喜，饞水欲滴，徑趋前吃鵲，鵲惊觉，轉身墮地，化为羽化道人，以拂尘打梟形逃下)

羽化道人：哈，哈，哈！不自量的东西。

(羽化道人轉身打算再睡，听內白：“呔！吃了你。”羽化道人一回顧，猫头鷹怪上直扑羽化道人，道人躲避。)

猫头鷹怪：(且动作且念)

你的意識我知曉，让我吃上一頓飽。

伸过头来我找一找，看看先吃那里好。

(白)咕啦！咯咯咯！(笑扑羽，斗二回合)

羽化道人：呸！(且动作且念)

你这小子不自量，講話教我笑断腸。

你是甚么妖魔怪，我的道行比你强。

猫头鷹怪：你听！(念)

老道你細听，我是猫头鷹。

白天不敢动，夜来逞威风。

(猛扑三四回合，被羽化道人打的几乎要倒。)

羽化道人：（念）

你似飞蛾来扑灯，死在眼前还行凶。

猫头鹰怪：（念）

猫头鹰发了性，向前叨你个大窟窿。

（鼻扑羽又打，被羽化道人打倒在地。）

羽化道人：（念）

一足踏你倒。（足踏鹰，）

猫头鹰怪：（念）大仙把我饶。

羽化道人：（念）有心害了你，念你同羽毛。

赶快滚了去，（抬脚，鹰爬起）

猫头鹰怪：（念）多谢大仙恩德高。（跪地叩头）

羽化道人：我来问你，你住何处？

猫头鹰怪：小人就住在前边山洞之内。

羽化道人：（看）好！从今同我修道，日后自有你的好处。

猫头鹰怪：情愿侍奉师父。

羽化道人：领我一观。

猫头鹰怪：是。（起立）师父随我来！

（鹰引路前行，羽随后，二人作飞翔势且舞且看山景下。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場 成 婚

地 点：某山地附近。

时 间：下午傍晚至初夜。

人 物：紅珠女，赵海。

幕 启：〔二道幕外，彩火起处紅珠女扮一个很美丽的村姑上，身背一行囊嫣然一笑，整衣四看（边行边唱）。〕

紅珠女：呀！（唱）

蛤蚌仙扮村姑十分好看，荆钗布裙衬紅顏。

那一日在海边乐声迷俺，转眼就过两三年。

那几郎从此不再見，因此找他到深山。

昨日見他把柴砍，我要和他成就良緣。

（很愉快的下）

（这时赵海已十八岁了，担着一担柴上。）

赵海：（唱）

赵海担柴心思念，思想起爹娘心凄惨。

兩岁丧母爹照管，八岁爹爹丧黄泉。

有一哥哥是懶汉，嫂嫂方氏太不賢。

开口就罵又打臉，我忍受不过逃外边。

东漂西流混頓飯，忍飢受冻兩三年。

种田无有土一片，想作生意无本錢。

只有深山将柴砍，且願眼前吃飯难。

白天上下爬山澗，夜里身在土窑內眠。

今日打柴归来晚，眼看紅日落西山。

加紧脚步快回轉，（行快繞場二道幕开現远山景。）

（白）咳！好累呀！（唱）

放下柴担歇歇肩。（放下担子。坐石拭汗。）

（紅珠女內白：“走哇！”唱：“赶上前”，上，
装作几乎栽倒介。看赵海喜极，欲向前答話又停。）

紅珠女：呀！（唱）

赶上前去快会面，（想）又是高兴又为难。（羞）

这当中无人作引綫，婚姻怎好对面談。（想）

低下头，細盘算，

（夹白）有了。（唱）

我假装着脚疼好开言。（笑）

一边走边埋怨，脚疼腿酸真可怜。

走也不能走站也不能站，坐在地下哭蒼天。

（坐地哭白）出門人好难呀！

赵海：（看、唱）

聞听哭声抬头看，見一女子坐路边。

烏黑的头发芙蓉面，身穿一个大坎肩。

哭哭啼啼口埋怨，口口声声出門难。

眼看日落天色晚，她孤单留此不安全。

我只得上前行方便，（行又停）

（白）慢着！（唱）

男女之間要避嫌。

罢罢罢莫把閑事管，免叫旁人作笑談。

担起柴担向前邁，

紅珠女：出門人好可怜哪！

赵海：唉！（唱）

女子路旁叫可怜。

大丈夫不把小节算，我要向前問一番。（放柴担）

整整衣衫以礼見，（向前施礼）

（白）大姐！（唱）

有什么为难对俺言。（紅珠女慢慢的起来）

紅珠女：大哥你听啊！（唱）

未曾开言泪滿面，尊一声大哥听奴言。

家居离此不甚远，过去山南竹竿川。

父亲早亡母寿短，撇下女儿受熬煎。

赵海：你姓什么呀？

紅珠女：（唱）

奴家姓柯名珠媛，可恨哥嫂太不賢。

一心一意赶出俺，我投奔舅父柳树湾。

孤苦伶仃把路赶，形单影只真作难。

爬山累的浑身汗，山徑走的兩腿酸。

行到此处天色晚，荒郊无处把身安。

君子带奴行作伴，不忘大德重如山。

赵海：唔！（唱）

听罢言来心好惨，女子行路真作难。

我要带她行作伴，送她一程理当然。

扭回头来轉过面，姑娘姑娘听俺言：
我有心送您舅家去，不知方便不方便。

紅珠女：（唱）

听一言，心喜欢，奴这里拜謝大恩典。（拜）

赵海：（白）不敢当！（退步）啊！（唱）

小姑娘莫多礼快把路赶，

（赵海担柴，紅珠女携包袱，脚疼又倒地，紅珠女哭，赵海看）呀！（唱）

将包袱挂在了柴担上边。

（女挂包袱随行）（唱）

小姑娘在后跟定了俺，

（紅珠女相随行、跛）

紅珠女：（白）哎哟，哎哟！（唱）

兩腿疼痛如刀剗。（坐地下）

赵海：（看）你又怎么样了？

紅珠女：兩足疼痛难以行走。

赵海：咳！这太难了。（放柴担）怎么好呢？

紅珠女：（含笑）劳您搀着我走吧！

赵海：这太难了。

紅珠女：（哭）出門人真难呀！

赵海：別哭！我搀着就是了。

（紅珠女笑，施礼）

紅珠女：（慢慢起立，跛）謝謝大哥，咱們走罢。

赵海：（作煩）走，走！（担柴）

（紅珠女以手扶赵海肩跛行）

紅珠女：大哥呀！（唱）

奴这里用手忙扶稳，尊一声大哥呀听奴云：

奴家深山遭厄困，遇見大哥你好心人。

大哥行路将我带，日后奴家定要报恩。

赵海：（唱）

小姑娘說的那里話，本應該幫助女銀裙。
我若不帶你同伴走，轉眼天色就黃昏。

紅珠女：（唱）

若非大哥将我救，难免夜被虎狼吞。
救命之恩无法报，情愿与你……（泣）

赵海：与我怎样？

紅珠女：（作恹）哼！——

赵海：天快黑了，走吧！

紅珠女：（唱）

情愿与你結婚姻。

（羞，松手将柴担推歪，带海坐地下，海起立，怒。）

赵海：小姑娘你岂有此理，我本好意带你同行，你怎么講到婚姻之事上来了，我是不能奉陪了，（扔包袱，担柴）我是要先走了。（欲行，紅珠女拉住）

紅珠女：你若不把我带上，奴家定要寻死！

赵海：你死你的与我何干。（又行，紅珠女又拉住）

紅珠女：你好狠心！

赵海：你好麻煩。（欲行）

紅珠女：你且慢行，咱們商量商量。

赵海：无有什么商量头。

紅珠女：好好好，你将我带回家去便罢，如若不然，我去到前村喊嚷，說你将我拐出，定要判你割头之罪。

赵海：咳，好难呀！（放担子）（唱）

赵海今日真倒霉，行好遇見一个热粘皮。

說个婚姻不愿意，他拿拐带来威逼。

走上前，深施礼，大姐听我說詳細：

非是俺不愿承認起，怎奈家貧无有吃的。

家中无有半亩地，居住土窑身无衣。

鋪草枕磚打磕睡，你怎能跟我受委屈。

我劝你莫要錯主意，成了亲你后悔来不及。

紅珠女：大哥呀！（唱）

大哥說話理不对，奴家言語你听心里。
我一心一意要跟你，那怕三天喝口凉水。
針縫茶飯奴全都会，洗洗漿漿补破衣。
你去打柴換成米，我在家中飯作齐。
一个杓子兩個碗，拿起筷子笑嘻嘻。
喂个母鸡会下蛋，喂的小猪保管肥。
鸡蛋吃了猪換錢，小两口过的甜蜜蜜。
你看我說的可是理，

（白）優哥呀！（拍赵海肩）

你不娶我还娶誰？（拍海肩，赵海倒退几步）

赵海：哎呀！（唱）

大姐講話甚有理，苦苦推脫又何必。
我看她貌似天仙女，乐得与她配夫妻。

（白）大姐呀！（唱）

婚姻之事我愿意，曠野深山缺紅媒。

（白）啊，大姐！婚姻之事我倒愿意。

紅珠女：那算你迷瞪过来了。

赵海：只是这曠野深山无人作媒，哎！难成一对！

紅珠女：指物为媒你看如何？

赵海：但不知指何物为媒？

紅珠女：指西山白云为媒。

赵海：白云你給我們当媒吧！（二人同跪，叩头）

赵海：（同唱）
紅珠女：

二人双双对云拜，对云一拜良緣結。

成了夫妻好恩爱，欢欢喜喜过日月，

（同笑，女与海打打土）

紅珠女：咱們回家去吧！

赵海：待我将柴担担起。

紅珠女：教我替你担着吧。

赵海：适才你腿疼难行，怎能担起柴担？

紅珠女：一拜天地，成了夫妻，腰也不疼了，眼也放明了，腿也能行了，你背着包袱，待奴家担了柴担。

（紅珠女搶柴担，担起急下）

赵海：奇怪！她好大力气，她的精神来了，待我将她的包袱背了。（背起包袱）賢妻慢行；为夫赶你来了。

（高兴的下）

（幕落）

第四場 團 聚

地 点：赵海的新家庭中。

时 間：前一場的一年后的秋天。

人 物：紅珠女、赵海、赵江、方氏。

幕 启：二道幕外。（赵江及方氏作乞丐状，分別拉棍撈破籃、提破罐同上。二人少气无力的行至台前，互視作无奈状。）

赵江：咳！

方氏：唉！

赵江：（唱）

自那年小兄弟逃走不見，俺赵江倒霉起日漸貧寒。

（二人且行且唱）

方氏：（唱）

都是你吃喝賭正事不干，到如今只落得这么可怜。

赵江：（唱）

你莫要再对我胡乱埋怨，造就的該受穷应恨蒼天。

方氏：（唱）

夫妻二人討了飯，

赵江：（唱）

一口半碗沒飽餐。

方氏：（唱）

餓的我肚疼頭暈難立站，

趙江：（唱）

餓的我眼冒火星腿發酸。

方氏：（唱）

在前村討來了粗丐半碗，

趙江：（唱）

它不能治餓瞎喜歡。

方氏：你說啥？它不能治餓？

趙江：一把生丐，咋吃？你去啃丐吃！

方氏：咱有個破罐子，不能熬丐湯喝嗎？

趙江：噢！（喜）倒是你有辦法、好！（想）不！不！做丐湯可惜啦！

方氏：你說做啥？

趙江：我看把丐攤成餅吃！（得意的）

方氏：唉！這一把丐能攤餅嗎？

趙江：能攤，能攤餅，攤！

方氏：這不是為難人嗎？用啥攤呢？

趙江：你真懶，用罐底攤哪。

方氏：那不能。（生氣）

趙江：能！（二人爭吵）

方氏：不能！

趙江：我說能就能。

方氏：我摔了它！（方氏舉手擬摔罐。趙江趕緊攔着。）

趙江：賢妻你慢着，不能，就不能，好吧！

方氏：哼！（收回手）你去弄水去！

趙江：是！（摸脖子）我想！把丐做成疙瘩，再放點蔥花、鹽丐、菠菜葉、拌成咸湯一定很好喝，這行吧？

方氏：你想的不錯，上那里去弄菜呀？

趙江：這……噢！好啦。你看前面有幾間房子，有口轆轤

井，种好多的菜呀！

方氏：在那里？

赵江：你看！你看！（同看）

方氏：就是，你有錢买么？

赵江：咳！去要哇！再不給，偷他的。

方氏：好主意。（讖笑）

赵江：你去靠那背风之处支起罐子，我要菜去。（交手提物給方氏，）

方氏：你快一点呀！

赵江：別管啦，手到擒来。（赵江鬼头鬼脑地下）

方氏：（方氏看，轉身笑）（唱）

赵江生来好懶惰，偷偷摸摸主意多。

但愿此去莫出錯，用菜叶拌面湯真是好喝。

（正高兴忽作肚餓狀）（白）哎呀！肚疼！（抱肚子下）

（二幕开，現一农村的小院落，左右兩間草房，当中用一道篱笆牆联系着，牆上开一小門通外边，由篱笆牆和大門的孔隙中望去可以看到他們种的菜蔬，院中放一个短脚小桌，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小板凳，这是赵海的小家庭。紅珠女由房里边做活，边很愉快地走上。）

紅珠女：（唱）

紅叶点点如血染，夕阳斜照透林間。

农夫喝牛在隴畔，黃花片片开滿山。

去年秋天滿心愿，不知不觉过一年。

用銀买了地一片，俺二人勤苦种菜园。

赵郎是个操劳汉，从早到晚手不閑。

我又作衣又作飯，打水澆田把地翻。

喂几个母鸡能下蛋，从此不愁吃和穿。

俺二人的婚姻真美滿，强似云間作神仙。

赵海：（这时赵海由大門外进来，怀里抱个大倭瓜，高兴